

# 初唐三诗人重出诗篇考辨

王 启 兴

**作者** 王启兴, 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, 武汉, 430072

**关键词** 全唐诗 诗人 沈佺期 李峤 刘希夷

**提 要** 清编《全唐诗》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, 是重出互见较多, 这不仅使这部诗歌总集的学术价值受到损害, 而且使广大唐诗研究者在运用有关诗篇时遇到困难, 还可能导致失误。因而, 对《全唐诗》中一些诗人重出诗进行考辨, 也是唐诗研究的重要课题。本文对初唐三位重要诗人的重出诗, 在掌握有关材料的坚实基础上, 逐一考察辨析, 判其归属, 这对推进这三位诗人诗歌的研究是有益的。文中征引资料翔实, 论证充分, 辨析有力, 做到持之有故, 言之成理。对重出诗篇归属的判定, 也成一家之言。

清代康熙年间所编的《全唐诗》, 凡 900卷, 收录唐代 2200多位诗人的诗歌, 计 49900余首, 成为唐代诗歌的重要总集。毋庸讳言, 清编《全唐诗》也存在着一般官修书的弊病, 就重出互见诗而言, 尤为严重。河南大学中文系唐诗研究室的同志, 对《全唐诗》重出诗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指出: “《全唐诗》重出作品六千余首, 有关作家七百余人”; “以作家而言, 有本人重本人的”; “有本人重他人的, 少则一两家, 多则数十家”, “就作品相重而言, 一诗见两家者颇多, 亦有见三家或四家的”; “有组诗全部相重的……有组诗部分相重的”<sup>①</sup>等等。因此, 对《全唐诗》中重出诗篇在掌握有关材料的坚实基础上, 进行缜密的考辨, 判其归属, 这也是唐诗研究的重要课题。本文对初唐三诗人重出诗篇探本溯源, 考论辨析, 对这些诗人及其作品的研究还是有益的。

沈 佺 期

就初唐诗人而论, 沈佺期与其他诗人重出的诗篇是较多的。《全唐诗》录存沈佺期的诗歌 3卷, 计 156首, 有 20首分别与宋之问、张循之、康庭芝、崔、苏、孙逖、李崇嗣、广宣等诗人相重, 依次考辨于后。

沈佺期与宋之问相重诗有 12首, 计为: 《芳树》《长安道》《有所思》《铜雀台》《巫

山高二首》《寿阳王花烛图》《折杨柳》《梅花落》《王昭君》《牛女》《苑中遇雪应制》。沈佺期和宋之问既相友善,又同为中宗时文学侍从之臣,更在诗坛上有“学者宗之,号为沈宋”<sup>③</sup>的影响,所以相重诗篇也最多,根据有关材料,可以定其归属,似非“难以判别”。

《芳树》又见《全唐诗》卷五一宋之问集中,注云:“一作沈佺期诗”。宋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<sup>④</sup>卷十七作沈佺期诗。《乐府诗集》以“徵引浩博,援据精审”著称,同时被评为“乐府中第一善本”<sup>⑤</sup>。其书选录沈佺期乐府诗19首(包括《芳树》在内),选录宋之问乐府诗仅3首,所选必有依据,在没有新的唐人写本及其他新资料发现之前,宋刻本《乐府诗集》应该是判定沈佺期、宋之问重出诗篇归属的重要依据。明吴《唐诗纪》卷二九沈佺期集中录载《芳树》一诗,而同书卷三三宋之问集中无此篇。《唐诗纪》一百七十卷,初刻于明万历十三年,该书“凡例”称:“是编多本人原集或金石遗文。……是编校订先主宋板诸书,以逮诸善本。有误斯考,可据则从,其疑仍阙,不敢臆断,以俟明者。……诗互见各书,而所载诗人不同者,择其有证据者从之,题下注云某书作某人,今从某书作某人。若无所考订,则二处并存之。”这说明它是一个有较高学术水平的集子,同时编者态度极为严肃认真,在搜集资料和鉴别考订上十分用力。因此,《唐诗纪》以《芳树》为沈佺期诗,我认为和《乐府诗集》一样是可信的。清徐倬所编的《全唐诗录》100卷,成书于康熙四十五年,即早于清编《全唐诗》一年,这部受到康熙皇帝褒奖,赐金刻刊的唐诗总集,选录所据皆为善本,该书卷六也将《芳树》作沈佺期诗。《四部丛刊》续编影印明刊本《宋之问集》卷上五言古诗中无此篇,也可证《芳树》非宋之问诗,应归于沈佺期。

《长安道》又见《全唐诗》卷五一宋之问集中,题为《长安路》,注云:“一作沈佺期诗”。《文苑英华》<sup>⑥</sup>卷一九二、《乐府诗集》卷二三均作沈佺期诗。《文苑英华》编纂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至雍熙三年,历时五年完成,但由于存在问题过多,直到南宋孝宗时经周必大、胡柯、彭叔夏校订后才刊行,对唐人文集的保存和流传,《文苑英华》有重大的作用。至于周必大等人的校订注文是以唐写本或宋本校宋本,这对今天校勘订正唐人诗篇更有价值,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。因而《长安道》一诗,应从《文苑英华》、《乐府诗集》归之于沈佺期,此其一。其二,《唐诗纪》卷二九沈佺期集中有载,同书卷三三宋之问集中无此诗。另外,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宋之问集》中亦无此诗,《全唐诗录》卷六也作沈佺期诗。所以,定《长安道》为沈佺期诗是合理的。

《有所思》也见于《全唐诗》卷五一宋之问集中,注云:“一作沈佺期诗”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二〇二、《乐府诗集》卷一七均作沈佺期诗;《唐诗纪》卷二九、明铜活字本《沈佺期集》卷一也都收录。而《唐诗纪》卷三三宋之问集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宋之问集》俱不载。因之《有所思》也应为沈佺期诗。

《铜雀台》见于《全唐诗》卷五二宋之问集中,注云:“一作沈佺期诗”。《乐府诗集》卷三一作沈佺期诗,题为《铜雀妓》;明铜活字本《沈佺期集》卷二也录载。《唐诗纪》卷三十沈佺期集中收录,于题下注云:“宋之问集中亦载此什。”同书卷三四宋之问集中无此诗;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宋之问集》卷下有载,恐是误收;明高《唐诗品汇》<sup>⑦</sup>卷五七作沈佺期诗;清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<sup>⑧</sup>卷九也作沈佺期诗。故本篇作沈佺期诗为是。

《巫山高二首》,第一首首句为“巫山峰十二”,第二首首句为“神女向高唐”。这两首诗也载《全唐诗》卷五二宋之问集中,注云:“一作沈佺期诗”。第二首又载《全唐诗》卷六七

王无竞集中，题为《巫山》，注云：“一作宋之问诗”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二〇一收录第一首，作沈佺期诗，《乐府诗集》卷一七两首均作沈佺期诗。但“神女向高唐”一首宋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<sup>⑤</sup>卷八“王无竞条”中录载。又《云溪友议》亦载白居易由忠州刺史改任苏州刺史，沿江而下途径秭归，县令繁知一欲请白居易赋巫山诗，白居易认为咏巫山之作只有4首“乃古今之绝唱”，其中即有王无竞之“神女向高唐”一诗。据此，则“巫山峰十二”一首依《文苑英华》《乐府诗集》应为沈佺期诗，“神女向高唐”一首依《云溪友议》《唐诗纪事》应为王无竞诗。又，《全唐诗》卷三七王绩集中有《咏巫山》五言绝句一首，为王无竞《巫山》一诗之后四句，李嘉言先生在《全唐诗校读法》一文中认为：“王无竞一首之末四句，所以又误为王绩诗，因为王绩字无功，与王无竞名相近的缘故。”

《寿阳王花烛》也载《全唐诗》卷五二宋之问集中，注云：“一作沈佺期诗”。唐芮挺章《国秀集》<sup>⑥</sup>卷上选录沈佺期诗5首，此篇即其中之一。《国秀集》据芮挺章友人楼颖所撰序文，称此集选录唐代诗人之作为“自开元以来，维天宝三载”，就是说选盛唐诗人的作品。实际上该书卷上就选入李峤、杜审言、宋之问、沈佺期、董思恭等初唐诗人的诗作。又序文中引“国子司业苏公”之论，此苏公即杜甫好友苏源明，其任国子司业为天宝十三载至十五载，可证此集编成于天宝末年，也说明芮挺章为盛唐时人。沈佺期据两《唐书》本传，均称其“开元初卒”，距芮挺章编选《国秀集》不过40余年。时间既近，所选沈佺期诗作，自当可信，《寿阳王花烛》为沈佺期所作殆无可疑。

《折杨柳》又载于《全唐诗》卷五二宋之问集中，注云：“一作沈佺期诗”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二〇八、《乐府诗集》卷二二均作沈佺期诗。《唐诗纪》卷三十沈佺期集、明铜活字本《沈佺期集》均有载；《唐诗品汇》卷五七、《全唐诗录》卷六也都作沈佺期诗选入。《唐诗纪》卷三四宋之问集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宋之问集》卷下俱不载此诗，故应从《文苑英华》《乐府诗集》作沈佺期诗。

《梅花落》也载于《全唐诗》卷五二宋之问集中，题为《花落》，注云：“一作沈佺期诗”。《乐府诗集》卷二四作沈佺期诗。《唐诗纪》卷三〇沈佺期集中收录，同书卷三四宋之问集中不载。今从《乐府诗集》作沈佺期诗似无不当。

《王昭君》又载于《全唐诗》卷五二宋之问集中，注云：“一作沈佺期诗”。《乐府诗集》卷二九作沈佺期诗。《唐诗纪》卷三〇沈佺期集中有此诗，而同书卷三四宋之问集中不载，也可证应为沈佺期诗。

《牛女》也载《全唐诗》卷五二宋之问集中，注云：“一作沈佺期诗”。此诗《唐诗纪》沈佺期集、明铜活字本《沈佺期集》均未收录。南宋初蒲积中编《古今岁时杂咏》<sup>⑦</sup>卷二六“七夕类”作沈佺期诗选录，同卷还录有沈佺期《七夕曝衣篇》。蒲积中所编《古今岁时杂咏》是在前人《岁时杂咏》的基础上增补而成，录六朝唐宋诗人咏岁时之作2749首，采广博，“古来时令之诗，采录编类，莫备于此”<sup>⑧</sup>。其所据以采录有关诗人之诗集，自然是宋本，或宋以前写本，因此我以为《古今岁时杂咏》以《牛女》一诗为沈佺期之作是可信的。

《苑中遇雪应制》又载《全唐诗》卷五三宋之问集中，题为《奉和春日玩雪应制》，重出失注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七三作宋之问诗，题为《奉和春日玩雪应制》，列于沈佺期《奉和洛阳玩雪应制》一诗之后，因而流传中误作沈佺期诗而收入其集中。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宋之问集》卷下正作宋之问诗录载，应从《文苑英华》归之于宋之问为是。

《和洛州康士曹庭芝望月有怀》，又载《全唐诗》卷一一三，作康庭芝诗，题为《咏月》，注云：“一作沈佺期诗，又作宋之问诗，误。杜审言有《和庭芝咏月》即和此也。”又载《全唐诗》卷五二宋之问集中，题为《望月有怀》，注云：“一作康庭芝诗，一作沈佺期诗。”一诗三重。此诗最早见于《国秀集》卷中，题为《咏月》，署名为康定之，恐是传抄之误。岑仲勉《唐人行第录》考证云：“按今《国秀集》中收河阴令康定之《咏月》一首，与沈诗几全同，今郎官柱祠外题名作‘康庭之’，然则‘定之’乃‘庭之’之讹也。”宋刻本《杜审言集》有《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》一诗，则“之”当为“芝”字省写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篇：“谢太傅问诸子侄：‘子弟亦何预人事，而正欲使其佳？’诸人莫有言。车骑答曰：‘譬如芝兰玉树，欲使其生于庭阶耳。’”这也可证作康庭芝为是。至于本诗之作者则应为康庭芝，《唐诗纪》卷三十沈佺期集、同书卷三四宋之问集均不载，而卷五一有康庭芝《咏月》，注云：“《国秀集》云河阴令。按杜审言有和庭芝《咏月》诗。”综上所述，本篇当为康庭芝所作。

《巫山高》又载《全唐诗》卷九九张循之集中，注云：“一作沈佺期诗”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二〇一、《乐府诗集》卷一七均作张循之诗。《唐诗纪事》卷十一“沈佺期条”中收录，于诗末注云：“此诗范摅以为期之作，而顾陶以为张循之。”顾陶为晚唐人，宣宗大中年间为校书郎，曾以30年之精力选唐人诗1232首，名为《唐诗类选》，并自撰《唐诗类选序》《唐诗类选后序》<sup>⑥</sup>。此书在宋代流传很广，明末已亡佚不传。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宋曾季《艇斋诗话》宋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等书多次征引《唐诗类选》所选唐人诗篇，有李白、王昌龄、杜甫、张潮、金昌绪、张循之、杨牢等17人。范摅较顾陶时代为晚，其说不及《唐诗类选》可靠，再加以《文苑英华》、《乐府诗集》之佐证，本诗归于张循之为是。

《和常州崔使君寒食夜》又载《全唐诗》卷一一八孙逖集中，重出失注。《唐诗纪》卷三十沈佺期集、明铜活字本《沈佺期集》卷二皆收录，但有考辨的必要。首先宋蒲积中《古今岁时杂咏》卷十一作孙逖诗选载，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以此诗归孙逖的材料，应该是可信的。其次，考开元以前常州刺史无崔姓者，据《千唐志·大唐义丰县开国男崔四郎墓志并序》，开元五年五月，崔日用为常州刺史，开元六年转汝州刺史。其时沈佺期已逝世（沈佺期卒于开元元年左右），不可能与崔日用相唱和。孙逖年十五即谒崔日用（见《旧唐书》本传），为崔日用所赏识，“遂为忘年之交”<sup>⑦</sup>。开元二年孙逖制举登科后授山阴尉（山阴属越州，与常州同为江南东道所属州郡），直至开元八年七月，为吏部侍郎王丘所荐拔，由山阴尉入长安为秘书正字<sup>⑧</sup>。本诗为孙逖于开元五年任山阴尉时，与常州刺史崔日用唱和之作，非沈佺期诗。

《和上已连寒食有怀京洛》也载《全唐诗》卷一一八孙逖集中，重出失注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五七作孙逖诗，于题下注云：“见《杂咏》”。这说明北宋时编纂《文苑英华》本篇即作孙逖诗录载，南宋周必大、彭叔夏等人校订特注明此诗见于《古今岁时杂咏》。今查《古今岁时杂咏》，该书卷十一“寒食类”有载，作孙逖诗。则本诗也为孙逖任山阴尉时所作。

《秦州薛都督挽词》又载于《全唐诗》卷五四崔集中，重出失注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三一〇作沈佺期诗，《唐诗纪事》卷九“崔条”中收录，可见本诗在宋代即已相混。据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：“薛氏”：“纯，秦州都督”。薛纯为高宗时齐州刺史薛宝积之侄，任秦州都督约在武则天执政期间，可能卒于中宗朝。崔因依附上官昭容、安乐公主、皇后韦氏，中宗时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、中书令，显赫已极，这首挽词出自其手是很自然的，《唐诗纪事》作崔必有所据。另外，除《文苑英华》外，明铜活字本《沈佺期集》《唐诗纪》沈

全期集均不载此诗。明陆时雍《唐诗镜》<sup>⑥</sup>卷六则作崔 诗选录，这也从另一方面佐证本篇为崔 所作。《唐诗镜》五四卷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赞其“采摭精审，评释详核，……在明末诸选之中，固不可不谓之善本”。因此，我认为陆时雍作崔 诗选入，也定有所据。

《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》，据《唐诗纪事》卷九“李适条”：“景龙三年……二月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庄。”李峤、苏 、沈 仝期、宋之问、李义、马怀素等俱有应制诗篇，这在流传中就出现相混现象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七六载苏 诗与沈 仝期诗，《全唐诗》即有错乱。“主家山第早春归，御辇春游绕翠微。买地铺金曾作埽，寻河取石旧支机。云间树色春花满，竹里泉声百道飞。自有神仙鸣凤曲，并将歌舞报恩辉。”依《文苑英华》应为苏 诗，因第三句“曾”字下注云：“集作新。”这里之“集”，即为周必大、胡柯、彭叔夏校订本诗时所据之《苏 集》，也就是宋本《苏 集》，这是本诗为苏 所作的铁证，但《全唐诗》卷九六作沈 仝期诗收录。《文苑英华》在本诗之后列沈 仝期同题应制诗：“主第山门起灞川，宸游风景入初年。凤凰楼下交天仗，乌鹊桥头敞御筵。往往花间行彩石，时时竹里见红泉。今朝扈跸平阳馆，不羨乘槎云汉边。”周必大等人校订时，于第四句“头”字下注云：“一作边。”虽不知其具体校订集本，但可肯定是有关沈 仝期集的宋本，而《全唐诗》卷七三作苏 诗录载。《唐诗纪事》卷十一“沈 仝期条”中录载后一首，与《文苑英华》同；宋刻本《苏 集》载前一首，也与《文苑英华》同，可见这两首诗在宋代并不相混。清代《全唐诗》的编者，沿袭明代胡震亨《唐音统签》及季振宜《唐诗》之误，将此二诗均编入卷九六沈 仝期集中，于后一首题下注云：“一作苏 诗”。这不仅导致诗篇重出，而且是张冠李戴，所以应依《文苑英华》将前一首移正归苏 ，后一首归沈 仝期。

《寒食》又载《全唐诗》卷一〇〇李崇嗣集中，注云：“一作沈 仝期诗”。唐徐坚等纂《初学记》<sup>⑦</sup>卷四“寒食类”除录本篇为李崇嗣诗外，尚有宋之问《途中寒食》、沈 仝期《岭表逢寒食》两首。可见，本篇应为李崇嗣作。又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五七亦作李崇嗣诗，《唐诗纪事》卷六“李崇嗣条”中录载，也可佐证。

《红楼院应制》又载《全唐诗》卷八二三僧广宣诗集中，注云：“一作沈 仝期诗”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七八录广宣诗 10首，本篇即其中之一。红楼院，据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续集》卷五《寺楼记上》载：“长乐坊安国寺有红楼，睿宗在藩时舞榭。”清徐松《唐两京城坊考》卷三对此考证颇详，足资参证，今录于后：“大安国寺，睿宗在藩旧宅，景云元年立为寺。以本封安国为名……寺有红楼，睿宗在藩时舞榭。元和中，广宣上人住此院，有诗名，时号为《红楼集》。”广宣在宪宗、穆宗两朝为内供奉，能诗而被称为“内道场诗僧”，与刘禹、白居易、韩愈、李益等诗人相唱和，宪宗赐居红楼院，因而本篇为广宣诗误入沈 仝期集中。再从结联“谁谓此中难可到，自怜深院得徊翔”来看，是抒发能居红楼院而赏心惬意情怀，沈 仝期无此经历，故为广宣所作无疑。

《再入道场纪事》也载《全唐诗》卷八二二广宣集中，注云：“一作沈 仝期诗”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七八作广宣诗。高宗、武则天、中宗、睿宗时，都没有“内道场”赋诗记载，沈 仝期虽为文学诗从之臣，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诗作。广宣在宪宗、穆宗两朝为“内道场供奉”，常入禁中宣讲佛法，除本篇外，还有《禁中法会应制》等诗，所以应归广宣。

## 李 峤

李峤也是初唐重要诗人，与苏味道、崔融、杜审言并称“文章四友”。《全唐诗》编存其诗5卷，诗208首，其中与宋之问的相重6首，与李义、徐彦伯、韦应物各相重一首，与张乔相重2首，依次考辨于后。

《春日侍宴芙蓉园应制》又载《全唐诗》卷五二宋之问集中，重出失注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一六九作李峤诗，同卷载同题应制者尚有苏、李义、宋之问。宋之问同题应制诗为：“芙蓉秦地沼，卢橘汉家园。谷转斜盘径，川回曲抱原。风来花自舞，春入鸟能言。侍宴瑶池夕，归途笳吹繁。”并非本篇。侍从游宴应制作诗，非有特命不可能一人作2首，则本诗应为李峤所作，此其一。其二，明铜活字本《李峤集》《唐诗纪》卷二六李峤集、明嘉靖三十三年黄氏浮玉山房刊黄贯曾辑《唐二十六家》本《李峤集》、嘉靖间徐献忠刊《唐百家诗》本《李峤集》均录载本篇。而《唐诗纪》卷三四宋之问集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宋之问集》俱收录上引“芙蓉秦地沼”，无李峤所作首句为“年光竹里遍”一诗，这也可证李峤各专集，宋之问各专集俱不相重。《唐诗品汇》卷五七宋之问名下既收“芙蓉秦地沼”一诗，又收属于李峤之“年光竹里遍”一首，这就造成相重的混乱现象。清代《全唐诗》的编者不加深考而相袭，在该书卷五二将两首皆作宋之问诗收录，误甚。

《奉和九月九登慈恩浮图应制》又载《全唐诗》卷五二宋之问集中，题为《奉和九日慈恩寺浮图应制》，重出失注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七八作李峤诗，同卷载同题作者尚有李义、赵彦昭、郑、刘宪、宋之问、婕妤上官氏等，并不相重。《唐诗纪事》卷十一“李峤条”中亦录载本篇。前举明代李峤各专集均同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唐诗纪事》、《唐诗纪》卷三四宋之问集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宋之问集》也同《文苑英华》，收录宋之问本人之应制诗，无属于李峤那一首，也不相重。《唐诗品汇》卷五七将李峤作宋之问诗选录，遂致相混。《唐音统签》中《乙签六十八》李峤集有载，题下注云：“《品汇》作宋之问，误。”甚确。

《送沙门弘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》也载《全唐诗》卷五二宋之问集中，注云：“一作李峤诗”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七七作李峤诗，同卷载李义一首同题诗。《唐诗纪事》卷九“李适条”载：“中宗景龙三年……二月八日，送沙门玄奘等归荆州，李峤等赋诗。”又宋赞宁《宋高僧传》卷五《唐荆州玉泉寺恒景传》（此以弘景作恒景）云：“（恒景）以景龙三年奏乞归山，敕允其请……帝亲赋诗，学士应和，即中书令李峤、中书舍人李义等数人。”又卷二四《唐荆州白马寺玄奘传》：“释玄奘，江陵人也。与道俊同被召，在京二载，景龙三个二月八日……等告乞还乡，诏赐御诗，诸学士大僚奉和，中书令李峤诗云：‘三乘归净域，万骑饯通庄。……’中书舍人李义诗云：‘初日承归旨，秋风起赠言。……’”胡震享《唐音癸签》卷二一：“峤与李义皆有送沙门玄奘三僧还荆门应制诗，此是江陵白马寺玄奘，中宗时与景、俊二师同召至京，归乡终本寺，非贞观中求法奘师也。”这些记载都有力证明宋之问无送玄奘等三高僧之应制诗。本篇为李峤所作。明代各李峤专集中场收录本篇，《唐诗纪》卷三四宋之问集中不载。《唐诗品汇》卷五七将李峤诗作宋之问诗选录，遂相重。

《九日应制得欢字》又见《全唐诗》卷五二宋之问集中，题为《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欢字》，重出失注。本诗为李峤所作，《唐诗纪事》有明确记载。卷九“李适条”云：景

龙三年，“九月九日，（中宗）幸临渭亭，分韵赋诗，韦安石先成”。卷一“中宗条”载：中宗作《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作》一诗：“九日正乘秋，三杯兴已周。……”注云：“得秋字，时景龙三年也。”又载中宗“御制诗序：‘陶潜盈把，既浮九酝之欢；毕卓持螯，须尽一生之兴。人题四韵，同赋五言，其最后成，罚之引满。’韦安石得枝字……李峤得欢字……萧至忠得余字……窦希得明字……是宴也，韦安石、苏诗先成，于经野、卢怀慎最后成，罚酒。”此次渭亭赋诗宋之问未参与，因而应归李峤。《唐诗纪》卷三四宋之问集中不载此篇。

《钟》《笛》两诗，又载《全唐诗》卷五二宋之问集中，题为《咏钟》《咏笛》，重出失注。《唐诗纪》卷二六李峤集于此两诗题下均注：“一作宋之问诗”。但明代李峤各专集皆作李峤作，并不相混。事实上《文苑英华》卷二一二题为《咏钟》《咏笛》均作李峤诗，周必大、胡柯、彭叔夏等人在诗中还有校注，前一首第二句“还同北里笙”，于“同”下注云：“一作随”。又第四句在“长乐彻宵声”之“彻”下注云：“单题诗作惊”。后一首首句“羌笛写龙声”，于“龙”，字下注云：“一作馀”。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四上著录《李峤集》一卷，云：“集本六十卷，未见，今所录一百二十首而已。或题曰‘单题诗’。”所谓“单题诗”，就是李峤的咏物诗，共一百二十首。马茂元先生在《唐诗札丛》中云：“《全唐诗》卷五十七至六十一录李峤诗五卷，其中卷五十九至六十皆咏物之作，凡一百二十首，即所谓‘单题诗’是也。诗中所咏，自风云月露，飞动植矿，乃至章服器用之属，无所不包，而皆以单字为题，故总名之为‘单题诗’。”这异常清楚地说明，北宋时编纂《文苑英华》即据当时所见李峤集收录，南宋周必大等人校订这两首诗时，又据流传之“单题诗”120首加注，则此两诗为李峤所作是毫无问题的。又清嘉庆间日本天瀑《佚存丛书》中有《李峤杂咏》二卷，这是经其校录的李峤杂咏120首，在乐器类中也有这两首诗。宋之问很少有咏物之作，而李峤在初唐诗人中，以多写隶事状物为工的咏物诗著称，所以这两首诗是误编入宋之问集中而相重。

《奉和春日游苑喜雨应制》又载《全唐诗》卷九二李义集中，重出失注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七三作李义诗，并于李名下注云：“见集本。”很明显这是北宋时《文苑英华》的编者从李义本集中选录，南宋周必大等人校订时特地注明本诗出自李义集。宋代内府尚存唐人写本，周必大等人校订自有所据，此诗归李义为当。《唐诗纪事》卷十“李义条”中也录此诗。

《上清晖阁遇雪》又载《全唐诗》卷七五徐彦伯集中，又见同书卷一〇四赵彦伯集，皆重出失注。《唐诗纪事》卷九“李适条”载：“（景龙）三年人日，清晖阁登高遇雪，宗楚客诗云：‘蓬莱雪作山’是也，因赐金彩人胜。李峤七言诗‘千钟圣酒御筵披’是也。”据此，本篇应为李峤诗。还可举两个有力的证据，一是《古今岁时杂咏》卷五也作李峤诗录载，二是宋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》<sup>⑨</sup>卷六八亦作李峤诗收录。这说明在宋代本篇为李峤诗而不相重，即既非徐彦伯诗，也不是赵彦伯之作。明清有关唐诗总集及别集中，才出现一诗三重的现象。

《鹧鸪》又载《全唐诗》卷一九三韦应物集中，注云：“一作李峤诗”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三二九作韦应物诗，题为《鹧鸪啼》。《四部丛刊》本《韦江州集》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韦苏州集》明铜活字本《韦苏州集》均有载。《唐诗纪》李峤集，明铜活字本《李峤集》未录此诗。当是韦应物诗而误入李峤集，故从《文苑英华》归于韦应物。

《中秋月二首》又载《全唐诗》卷六三九张乔集中，题为《对月二首》，次序有异，即李峤集中第一首为第二首，第二首为第一首，重出失注。《唐诗纪》卷二八李峤集中录载，明铜活字本《李峤集》《唐二十六家》本《李峤集》《唐诗百家》本《李峤集》也都收录。值得

注意的是明铜活字本《李峤集》3卷。万曼《唐集叙录·李峤集》云：“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著录《李峤集》3卷，系明铜活字本，丁丙（松生）曰：‘旧集五十卷，此则后人摭拾而成，前赋后诗，与嘉靖间徐献忠所刊《唐百家诗》，次第一式，当从宋本出也’”，宋本《李峤集》今已不传，“从宋本出”的明铜活字本《李峤集》，在校勘和订正重出诗篇方面就很有价值，《中秋月二首》载于该集卷下，当可信为李峤之作，后人误纳入张乔集中。

## 刘希夷

刘希夷在初唐是被誉为“天赋俊赏”，极有才情的诗人，《全唐诗》录存其诗1卷，共35首。其中《代悲白头翁》与宋之问重，《故园置酒》与刘绮庄重，《夜集张湮所居》与皇甫冉相重。至于《洛中晴月送殷四入关》一诗是否为刘希夷诗，还可讨论。依次加以辨析。

《代悲白头翁》又载《全唐诗》卷五—宋之问集中，题为《有所思》，注云：“一作刘希夷诗，诗题云《代悲白头翁》。”此诗相混很早，源于唐代的有关记载。刘肃《大唐新语》卷八《文章》：“刘希夷……尝为《白头翁》……诗成未周岁为奸所杀。或云宋之问害之。”韦绚《刘宾客嘉话录》：“刘希夷诗曰：‘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’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，知其未示人，恳乞，许而不与。之问怒，以土袋压杀之。”孟《本事诗·惩咎第六》：“诗人刘希夷尝为诗曰：‘今年花落颜色改，明年花开复谁在？’忽然悟曰：‘其不详欤？’复遣思愈时，又曰：‘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’又恶之……”前两书虽有宋之问夺其诗而害之的记载，但肯定《白头翁》为刘希夷所作，《本事诗》亦然。唐佚名《搜玉小集》亦作刘希夷诗，注云：“或刻宋之问集。”这就是说在唐代本诗就已相重，有作宋之问诗的现象。我以为这是因为宋之问欲夺刘希夷诗之说而导致“或刻宋之问集”相重，这当然是不可信的。因为王重民先生在校录敦煌唐写本唐诗时，发现多首刘希夷的诗，其中就有这首《代悲白头翁》。他在录刘希夷《死马赋》后之注文中云：“刘希夷的诗在敦煌卷子里面传抄的不少，如《白头老翁》（《全唐诗》作《代悲白头翁》）有三个写本，并且题着刘希夷的名字。”<sup>⑥</sup>这是有力的证据。另外，《大唐新语》卷八载：“孙翌撰《正声集》，以希夷为集中之最，由是稍为时人所称。”孙翌开元间为左拾遗、集贤院直学士，曾与徐坚等同纂《初学记》，与刘希夷时代很近，其《正声集》录刘希夷的《白头吟》，这也是最有力的证据。宋代的《文苑英华》、《王荆公唐百家诗选》、《乐府诗集》、《唐诗纪事》、《临汉隐居诗话》、《韵语阳秋》等，俱认为本篇为刘希夷诗。我认为毋庸再举明清有关唐诗总集、选集，以及近代学者的论断，本篇非宋之问所作，应为刘希夷诗是没有疑问的。

《故园置酒》又载《全唐诗》卷五六三刘绮庄诗中，题为《置酒》，重出失注。《王荆公唐百家诗选》<sup>⑦</sup>卷一选刘希夷诗9首，此即其中之一。《唐诗纪事》卷十三“刘希夷条”中收录，同书卷五四“刘绮庄条”中又载，这是重出相混之由。《唐诗纪》卷二四刘希夷集中录载，《唐诗品汇》卷七作刘希夷诗录入，《全唐诗录》卷二亦作刘希夷诗。《王荆公唐百家诗选》成书甚早，现存宋刻本虽仅九卷，但被版本学家称为“宋刻之最”，所选诗是可信的。

《夜集张湮所居》又载《全唐诗》卷二五〇皇甫冉集中，重出失注。本诗显系后人所作诗孱入，因年代不相及。刘希夷生于高宗永徽二年，卒年虽不可确考，但《大唐新语》、《本事诗》皆云其《白头翁》诗成后未周岁即逝世，则其年寿不永，可能死于武则天当政初期；而

张 为开元、天宝时著名画家，与王维、李颀、皇甫冉友善，三诗人均有赠张 之诗作，皇甫冉与其他诗人夜集张 所居则是极为自然之事。本诗断非刘希夷所作，应归于皇甫冉。

《洛中晴月送殷四入关》，《文苑英华》卷二六九作刘希夷诗，《全唐诗》中也不相重。但有人认为此诗非刘希夷所作，理由是殷四为开元、天宝间人，与王维、储光羲为知友，逝世后王维、储光羲均有哭友人之诗，与刘希夷也是时代不相及，为后人所作诗孱入。我认为尚可讨论。此殷四是否为与王维、储光羲交游的殷遥，还值得怀疑。唐代诗人中姓同排行也相同但时代不同者颇多，如盛唐有李十六岐，晚唐李商隐排行也为十六；又如张子容排行为八，为盛唐时孟浩然友人，张谔排行也为八，则是中唐时人；再如卢四，王维有《过卢四员外宅看饭僧共题七韵》，此卢四名不详，白居易有《春中与卢四周谅华阳观同居》，此卢四名周谅，中唐时人。此数例亦可说明刘希夷诗中之殷四，未必就是盛唐时排行为四的殷遥。此殷四可能就是初唐时刘希夷的友人，名不详而已。另外，《文苑英华》卷二六九收录刘希夷送别诗三首，独本诗中有三处“集作”之注，这说明周必大等人校订本诗时，是以其所见唐写本或宋本刘希夷集为据，即宋人所见刘希夷集中有此诗，这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。因此，我认为不能依据王维友人殷遥排行四，就肯定刘希夷诗中之殷四与其为一人，从而否定本诗非刘希夷所作，《文苑英华》作刘希夷诗是可信的。

1994年冬校编考订毕，1996年春整理。

注 释：

- ①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《全唐诗重篇索引》附《关于〈全唐诗〉重出作品的类型、原因及辑录方法》。
- ② 《新唐书·文艺传》
- ③ 此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刻本，下引本书不再注明版本。
- ④⑫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
- ⑥ 此据中华书局影印宋、明刊本，下引本书不再注明版本。
- ⑦ 此据明汪宗尼刻本，下引本书不再注明版本。
- ⑧ 此据清乾隆八年刻本，下引本书不再注明版本。
- ⑨ 此据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明洪 清平山堂本，下引本书不再注明版本。
- ⑩ 此据《四部丛刊》影印秀水沈氏藏明翻宋刻本，下引本书不再注明版本。
- ⑪ 此据《四库全书》本，下引本书不再注明版本。
- ⑬ 载《文苑英华》卷七一四
- ⑭ 见《旧唐书》本传
- ⑮ 见《旧唐书》本传、《唐会要》卷七五《藻鉴》
- ⑯ 此据《四库全书》本，下引本书不再注明版本。
- ⑰ 此据《四库全书》本，下引本书不再注明版本。
- ⑱ 此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明嘉靖本，下引本书不再注明版本。
- ⑲ 《全唐诗外编上》，第 13页。
- ⑳ 此据中华书局影印宋刻本九卷

(责任编辑 张炳煊)